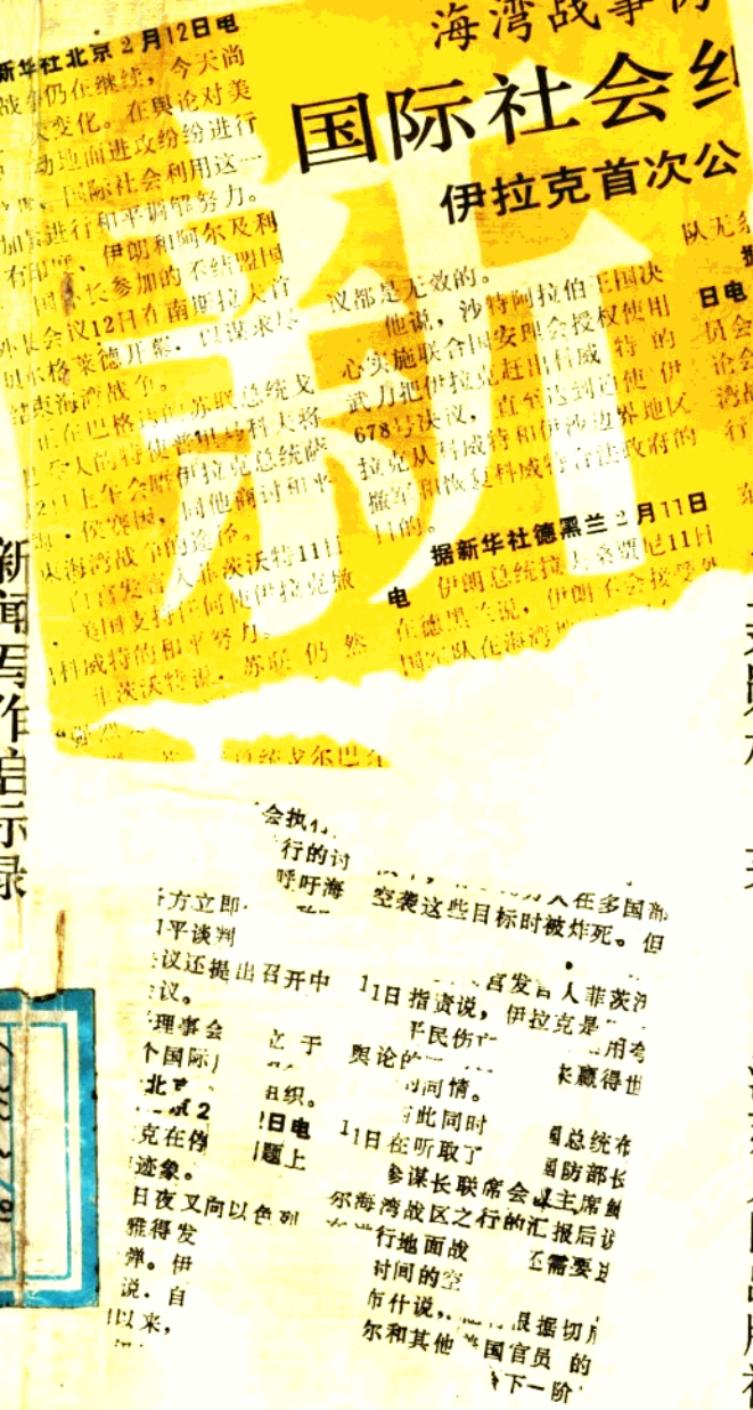


# 新闻写作启示录

聂勋材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# 新闻写作

## 启示录

聂勋材 著

(江苏人民出版社)

”

，

## 新闻写作启示录

---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通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375 插页1 字数130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00册

---

ISBN 7—214—00686—3

---

G·194

定价：2.60元

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序　　言

中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裴显生

近几年，因为主持南京大学新闻专业工作，经常和新闻界的同志打交道。朋友们多次提到聂勋材同志，说他多年来在新闻园地里辛勤耕耘，硕果累累。也许因为我不善交友，虽同住南京，却一直无缘与他结识。今年春节，他主动来看我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海阔天空地闲谈了两个小时，对他的新闻职业敏感和采访写作功力，我不能不表示由衷的钦佩。

勋材同志在人民军队里从事新闻写作近四十年，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新闻作品。在实践中，他勤于学习，勇于探索，善于总结经验，并不断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形诸文字，在《新闻记者》、《解放军报通讯》、《光明日报通讯》、《文汇报通讯》、《新华日报通讯》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谈新闻写作的文章。他从八十年代写的文章中，选出50余篇送给我看。这些文章，篇幅都不长，每一篇谈写作上的一个问题，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和理论思考，融进了自己写作实践的甘苦和学习前人、时贤作品、理论的体会，讲得比较深透，合在一起，触及了写作领域特别是新闻写作领域的方方面面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。我读后，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。为此，我建议勋材同志编成一部书，叫《新闻写作启示录》。现在，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这是令人兴奋的事。我相信，它一定会受到广大学习新闻写作的青年和新闻

工作者的欢迎。

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，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素质、修养和能力。早在一千五百年前，刘勰就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要求作者“积学以储宝，酌理以富才，研阅以穷照，驯致以绎辞”，并把它视为“驭文之首术，谋篇之大端”。清代叶燮则把作者的智能，概括为“才”、“识”、“胆”、“力”四个字，并明确指出四者之中，要“先之以识”。八十年代，对作者素质、修养及能力结构以研究，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。勋材同志论写作，是十分注意抓这方面的“根本功夫”的。全书中用很多篇谈作者需要长期的自身修养，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；讲读书积学与写作实践的关系，鼓励作者们勤奋学习，勇于实践；讲社会生活的积累和识见的提高，主张深入基层，向群众学习；讲在写作实践中要不断求索，锲而不舍，自有“天道酬勤”；讲要警惕“重名轻实”、“赶时髦”、“讲身价”等“职业病”，要“多一点自知之明”……这一切，在勋材同志笔下，不只是一般的理论，而是亲身实践中获得的认识。他的《学步忆趣》、《说真话，言真情》等文章，写了自己学习写新闻的过程，讲了自己的真切感受，现身说法，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。他在回答年轻人提出的“怎样才能写好文章”这个问题时，主张学习邓拓同志的“老黄牛”的精神和“野马”的风格，刻苦地学习磨练和立志创新，沿着前辈们踩出的路往前走，确实是抓住了问题和关键。我想，勋材同志抓住作文和做人的关系来谈写作，强调作者的人格力量，包括人生观、世界观以及生活经验、知识积累、个性修养、思维方法、表达能力等等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写作，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，有自己的特殊矛盾。晋代陆机在《文赋》中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他说：在写作时，“恒患意不称物，文不逮意，盖非知之难，能之难也”。在他看来，写作中遇到的矛盾是：主观构思的“意”，未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；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“文”，又往往与构思的“意”有着距离。知道这些并不难，难的是要掌握由“物”到“意”、由“意”到“文”的转化的技能，解决好“写什么”和“怎样写”的问题。勣材同志这本书用很多篇幅来讲新闻写作过程中“写什么”和“怎样写”的问题。从采访、立意、谋篇、用语直至修改，整个写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。由于他有长期从事新闻写作的实践经验，加上他善于理论思考，往往能“阐前人之所已发，扩前人之所未发”，讲出一些新颖、独到的见解。如《从“稽考”想到“迹考”》、《新闻要以写人为主》、《用好概括性的语言》、《改稿琐拾》等文，都能从新的角度，讲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。

在当代改革的大潮中，我们的新闻事业也在改革中发展。勣材同志没有停留在自己过去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上，而是认真学习新的东西，更新知识结构，不断总结新闻写作中的新鲜经验，思考新闻改革的路子。书中《新时期典型的宣传和写作》、《漫谈华山抢险的连续报道》、《“借见”和借鉴》、《用美的规律改革新闻写作》、《浅析当代新闻宣传的几种趋势》等文，反映了他研究工作的新动向和新水平。这些文章思路宽，具有较大的概括力，理论层次也高。当然，作为一种新的探求，不可能周密、完善，有些看法，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。但在我看来，像勣材同志这

样新闻战线上的老战士，能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新的探索，对新闻改革能如此关注和倾注极大的热情，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

收入书中的文章，绝大部分是一二千字的短文，可以算作随笔、杂感。这些文章有感而发，紧密联系实际，回答当前新闻写作中的问题，在短小的篇幅中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，闪射出思想的光芒。每一篇文章：都有一个独特的角度，口子小，挖得深，写的既实实在在，又生动活泼。读这样的文章，既轻松愉快又得益甚多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当然，我们并不一般地排斥巨著、长文，该长则长，该短则短。但是，那种虚张声势、言之无物的长文，实在令人头疼。我们写文章，得处处为读者着想，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。读者爱看，能入眼、入心，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看来，励材同志是深深懂得其中奥秘的。他写文章，不摆花架子，没有八股味，朴素地、浅显地表述自己的见解，意在争取更多的读者，发挥文章的最佳效益。这一点，很值得我们拿笔杆子的人学习、深思。

新闻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用文体；新闻写作学，是写作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。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，都十分重视新闻事业，十分关心新闻写作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等，都亲自动手写过很多新闻作品。我们的新闻写作，有很好的传统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在党的新闻队伍里，出现过许许多多杰出的记者、编辑。但是，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：新闻写作理论研究落后于新闻写作实践，至今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。实践呼唤着理论，呼唤着新闻写作学的建立和发展。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，我衷心的希望新

用界的同志们在忙于采访、写作、编辑的同时，能像聂勤材同志一样，勤于总结实践经验，并把经验上升为理论，多写关于新闻写作的论文和专著，为新闻写作学建设加砖添瓦。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。

1990年7月25日 南京

# 目 录

## 序言

裴显生

学步忆趣.....	( 1 )
自有“天道酬勤” .....	( 6 )
“老黄牛”精神和“野马”风格.....	( 9 )
热爱不愁无师.....	( 12 )
能师大众者 笔里有风云.....	( 14 )
登高必自.....	( 17 )
心净必相亲.....	( 19 )
眼睛向下更重要.....	( 21 )
报喜和报忧.....	( 24 )
说真话 言真情.....	( 27 )
“抢新闻”断想.....	( 34 )
写作要苦苦经营.....	( 37 )
不附流俗者佼.....	( 39 )
辨小随感.....	( 42 )
准确是文章的生命力.....	( 45 )
莫做模棱两可的文章.....	( 48 )

“套板反应”是写作的大敌.....	(50)
“卖溜”文章终觉浅.....	(53)
从“籍考”想到“迹考”.....	(57)
写作“职业病”辨析.....	(61)
主题标准的准谈.....	(65)
从因果关系中找到好主题.....	(70)
意外之物恰在画中.....	(74)
提炼主题杂拾.....	(77)
新闻要以写人为主.....	(82)
把宣传共产主义的实践同共产主义理想统一起来.....	(84)
多写一些当代先进人物.....	(87)
怎样把人物写“活”.....	(89)
同得心来识黄金.....	(94)
也要学会淘金.....	(96)
活生生地告诉人们.....	(98)
有心采新.....	(101)
话说快讯美.....	(104)
用美的规律来改革新闻写作.....	(107)
新时期的典型宣传和写作.....	(112)
漫谈华山抢险的连续报道.....	(123)
有群众观念才能写好新闻.....	(129)
启肩而香溢.....	(131)
言止而意不尽.....	(134)

写好背景.....	( 138 )
斑斓凝重衬托来.....	( 141 )
略谈笔下的趣味性.....	( 146 )
“乡味”呼来是香味.....	( 152 )
“借见”和借鉴.....	( 155 )
重复的妙用.....	( 158 )
谈谈写作中的数字运用.....	( 161 )
功在密附.....	( 165 )
浅谈写作中的概念运用.....	( 168 )
用好概括性的语言.....	( 173 )
改稿琐拾.....	( 176 )
迎春多有“喜神”篇.....	( 180 )
题材的双向价值选择.....	( 183 )
浅析当代新闻宣传的几点趋势.....	( 187 )

## 学步忆趣

记不清楚是谁说过：呱呱坠地的婴儿，样子是不怎么好看的。

我参加革命后学写的新闻，称得上是丑八怪。

那是1950年夏末，我在军政大学的中队里当教员。郭指导员要我去了解三区队长做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经验。我觉得老区队长五十多岁了，很体贴学员，很耐心。他那个小本上记了很多学员的好人好事，一个学员把几粒饭拾起来放进嘴里，他都记了下来。我很受感动，就写了一篇区队长会做思想工作的新闻，发给学校政治部的《学习生活》报社。

三天以后，一位女编辑拿着稿子找我来了。她风趣地说：“你很会写文章嘛，可惜不能用。”她把“很会”两字的声调拉得很长。我一怔，感到话里有点特殊的味儿，正在琢磨是辣还是苦。她说：你怎么尽写些“很好”、“很感动”、“很多”，而不写具体的呢？你越“很”，人家越不会感动！我问她咋具体法，她要我谈谈情况。我拣主要的事实汇报了一下，她就高兴地拍开了巴掌，连声说：“要得，要得，就写这些事，多生动呀！保管能发表。”

真是“丑八怪”洗了个澡，着了点神。按照她的意见，

我重新写了出来。几天之后，稿子果然见报了。特别是稿子中写区队长重视发现学员的积极因素，从学员看报纸时的表情中发掘出学员热爱共产党、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一段，还引起了周大队长的重视。在全大队的干部会上，周大队长表扬了区队长，并且号召大家要爱护知识分子学员，要善于发现他们的积极因素。

这可以说是一碗辣子汤泡出新鲜味来了。写稿子，要把“很”字文章做到具体上，才能表达出思想感情来。用文艺评论家的话来说，这叫“即物以明理”，“即事以寓情”。

学写作，常因难而生怕。至今我还怕写导语。因为我写导语闹过很多笑话，常常写不好。在朝鲜战场上，我在军政治部的《人民英雄》报社当编辑。前线每次传来胜利消息，大家都兴高采烈。可轮到我写新闻时，就犯愁了，那个新闻导语，总是某月某日，哪个部队在哪里歼灭了多少敌人。一位领导同志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你的新闻算得上‘保留节目’，只要天天填数字就行了。反正前面天天有胜仗。”

我暗下了决心，要闯过导语关。找了些纸头，拾掇成个小本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志愿军报》上，拣好的导语抄。一个多月，就抄了一百三十七条。有的还背诵下来。这个笨办法也算灵，先把每次战斗的特点抓出来，写在导语上，果然有了进步。可是，时光不长，又被说成是换了一个新框框，是新“套语”。

咋办？我不断寻思，把自己写的同报上的比较，渐渐悟出了一点门道：写导语当然首先是要准确，要抓特点，而笔尖带感情，为读者着想，也很重要。这时，刘白羽同志来到

我们军里，就住在我旁边。我向他请教。他说：“你爱我们的战士吗？你爱祖国吗？你爱写作吗？”我都回答“爱！”他笑着把手掌高高扬起：“你一定能写好！”他还告诉我：绝知此事要躬行；要把感情、甚至生命都豁上去，才能真正写出人民欢迎的作品来。我按照这些指点，于1952年国庆节前夕，写了一条综合消息，报道了我们军在国庆节前夕歼敌1200多名的胜利消息，导语的第一句就是：“拿胜利来作为向国庆节的献礼”。

灵了！这个“开头”，受到领导的表扬。这表扬也许是上级随便说说，又不写鉴定，但我仍感到这是苦苦求索得到的快乐。因此，曾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写导语的感想：“充满激情、苦苦思索”。现在，看报纸我还有这个习惯，对好导语，要看两三遍。

也许是因为我当学生时读过一些古诗文，所以往往拿起笔来就露出了学生腔，碰了不少钉子。

1952年夏，我到前沿去采访，写了篇稿子，报道二连前沿班打了一个漂亮仗。我请班长张像山看看。他说：“你念。我们看着墨疙瘩，瞅不出名堂。”我念着念着，战士们都直打哈欠。张像山发火了，大喝一声，“注意防炮！”大家才振作起来。张像山批评战士们说：“咋个搞的嘛，你们看不懂，可是耳朵还不背嘛，注意听！”

班长是好心，战士们也的确疲劳。但是，这一“炮”，可轰得我不轻！我自己念自己的文章，都像喉里哽着棍子，涩不溜的。我感到了自己写作上的一个大毛病：说得好听点，叫不通；俗说得直爽点，叫摆架子；说得严重点，叫装腔作势。

我回到机关后，就找叶圣陶的《写文章跟说话》那篇文章来看。一口气读了四五遍。这算读出点味来了！那时，叶圣陶这篇短文，对帮助干部战士学习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但是，我压根儿没有学进去；以为这只是写给文化程度低的同志看的。挨了一“炮”后，我才懂得了自己应该好好学习。我似乎觉得文中提的问号，都是针对我的，便把那几个问号抄了下来，反复吟诵：

“现在要问，怎样才能把话说好？花言巧语，话不由衷，好不好？认是为非，将虚作实，好不好？含含糊糊，不明不白，好不好？颠三倒四，重重复复，好不好？”

从那以后，每写稿子，这段话就好像浮在我眼前，那几个问号，似乎敲得脑袋当当作响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一方面感谢叶老的启发，在学会说话上有了一点进步；另一方面，又愧对叶老，远未做到“笔走龙蛇”，还是一支拙笔在手。不过，值得自慰的是，至今未敢忘却叶老的那些教诲。再努一把力吧！

谈起采访来，高手名家都有很多经验。不少年轻的同志问我，采访有啥窍门。我说，可能我还没有入门，但是，我的最重要的一条体会是“用心采访”，不仅要专心致志，而且要有一颗热爱群众，尊重采访对象的拳诚的心！

战争年代，下连队，要准备吃苦。这是谁都知道的。可我遇到了比吃苦还重要的事：帮助干部战士写家信。我第一次到朱德警卫团九连，那个姓傅的副连长一见面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来得正是时候，我正愁着没人帮我写家信哩！”有时，你住到班里去，几乎是“满堂红”，人人要请你帮助写信。

那时部队文化水平低，战士们出生入死，我能帮助他们做点事，心里自然感到高兴、自豪。可要把这事办好，比采访还难啊！有的战士要等没别人在场时才给你提这个要求，那肯定是要给他的妻子或未婚妻写信；有的又是把老乡或班长拉在一起向你提要求，那八成是想写信解决家庭什么矛盾，商量商量对策；有的要求你“多写点”，但又不讲写什么。

大概是写得比较多了，战士们这种感情，差不多我都能领会得出其中的“精华”。每写一封信，除了“采访”本人外，还要问问别人，有时还要找文书查他的立功受奖的情况。把这些都详细地写进家信里。有的还要写点生活情况，吃什么，穿什么，睡在哪里等。特别是帮助写给未婚妻的信，那可要费点心思了。

这件事，使我深深体会到采访中感情的重要性。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。你要写好战士们吗？那就非懂得战士的感情不可；你要采访到新鲜的有价值的材料吗？你得把心掏给被采访者，才能做到“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”。这种从感情深处交织出的亮光，有时甚至使你感动得不写不快。1954年元旦，我在朱德警卫团九连，和战士们一起共享了胜利后的节日欢乐。除夕晚上，我参加了战士们的“守岁座谈”，同战士们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。那种激情，那些在你耳边的悄悄话，那种对牺牲的战友的思念之情，和对祖国的怀念，在我内心里，说不清是凝成了光柱，还是声浪，催人动笔。元旦晚上，听完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后，我在防空洞的角落里，点燃了蜡烛，就凭着这些，在没有采访记录的情况下，一口气写成了通讯《阵地新年》，不久，被《人民日报》采用了。

## 自有“天道酬勤”

常有青年习作者问我：“写了几十篇稿子，寄给报社，没有采用，是什么原因？”

没有细看这几十篇稿子，原因是很难回答的。然而，有一点是可以奉告的：如若自己是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，想问题，那就是踏上了成功的道路了。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回答你的将是你的进步！

写了稿子未能发表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对古人，就不谈了。就是当代的许多好作品，因为种种坎坷而未能及时问世的，也是不少的。陈立德同志写的电影《吉鸿昌》这个剧本，1958年写成，到搬上银幕，中间“卡壳”20年。对作者来说，当然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你看他的笔记就知道了，其心情见诸于短诗：“急漩阻船过牛口，如牛负重连声吼。逆水方知奋斗乐，何须人间觅坦途。”诗言志，看出了他是有所不快的。但是他并不悲观，还是有志常乐，乐在奋斗之中。

自古人生多磨难，写作的道路亦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一挥而就，一举成名的人是有的。但是，那个“就”和“名”总是连着千般辛苦、万般磨难的。一个作者，如果太顺利了，一写就问世，恐怕未必是好事。磨难、坎坷出才华，大抵是